



粉红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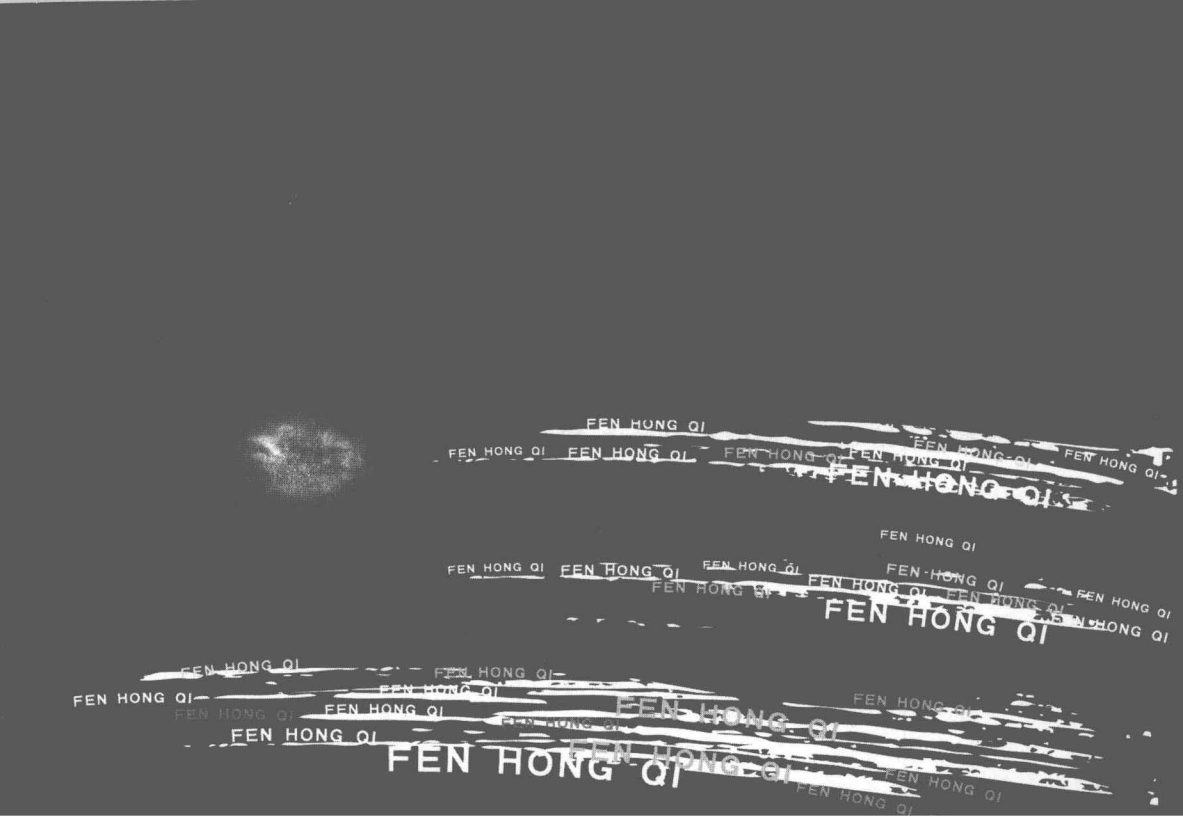
吴善珍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粉红线

作者：[美] 露西·米勒



粉红漆

吴善珍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粉红漆/吴善珍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27-02342-5

I. 粉… II. 吴…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6188 号

粉红漆

吴善珍 著

责任编辑 陈琢如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26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2342-5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帖子

四周围越来越静了，朋友。

沏上一杯茶，或是别的什么，坐下来，等着我们的故事。

顺便打量夜色，朝远看，那个红的太阳沉进蓝的山里已经有好半天了。而那些故事们此时也正想着：能不能这样静静地一直沉进人的心里。

给你沏好的一杯，可能是茶吧，可能续了多少回，可能早已经淡得发白，我们还在一个说一个听，并不在意其他。

当大家都发现不知不觉过了夜半，四周围人间天上万籁俱寂无声无息，才开始感到饥饿。刚才应该先到四处去猎取点食物回来才对，彻底忘了还得有一顿吃的，叫晚饭。

努力地各处翻来翻去，好了，终于找着了一个装着豆子的口袋，运气好的是豆子还挺不少，足够我们一边说一边填肚子了。

话说2000年夏末秋初，凡常的一个下午，周围的天空和大地蓦然一暗，方才还浸着清亮阳光的世界在瞬息之间变了色彩。

怎么一回事？

可并不是什么“暗淡”，反倒是更宽展，更舒畅，也更透明起来。在这瞬间，我是听见了“刷啦”一声的，这个“刷啦”即刻就透彻了一个世界，世界的深处有了呼吸。

接着，仅只是两三秒钟那么一点点的工夫，一切复又煌亮如初。于是反复不已，飞快地变幻、数不清次数地变幻起来，竟是生生不已啊——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在天空里找吧——原来，这只不过是我们近旁某一片云彩无意中的表情。瞧，太阳跟地球的中间，有片云彩正忙于它自己的每日行程呢。

当时就知道了，这一下午听到的声音，就叫时光。

时光这个家伙！我喜欢时光。

在时光的汪洋里头随意一捞，手里或许就有了这么一把故事。

像一把豆子。一把豆子握在你的手心里，挺平常的；不过它们吃起来一颗是一颗，各有各的结实劲儿。

因为它们生长于相当长远的一段时光，还因为它们基本不时髦。

目 录

粉红漆	(1)
遭遇先生	(34)
找不见方伯言	(38)
蔡叔叔编的歌儿	(55)
不意上网	(60)
西部花园	(72)
拆不去的故事	(76)
空视	(84)
北塔轶事	(92)
文之清	(100)
无情场景之一	(106)
小保姆有个表姐	(112)
寒酸已去	(122)
月亮鞋	(133)
经典戏剧	(137)
明夜	(144)
车走西亮镇	(148)
斯特拉女神	(153)
小鸥的开头和结尾	(167)
关于金巧的下落	(175)
请送我上楼	(186)
老田的城墙	(198)
辉地	(207)
很想知道	(229)

粉红漆

从前有一个小城，城里有一个电影院，那时是这个城市里惟一的电影院。

电影院放电影的幕布后面是一堵大墙，这大墙后面是一大块空地。有人说应该在这后面接上一块楼房，这点子出得很是富有创意。

这块楼房真给接出来了，像一只旧锅接上了一个新锅底，这个锅就变得很怪，也许就因此而有了灵气。在这个“锅底”中诞生了城里惟一的文艺团体。小地方的文艺团体后来出了不少中国艺坛上的风云人物。比如北京一个叫德德玛的唱歌的人，她一定记得这个“锅底”；又比如天津还有一个叫李唯的写电影剧本的人，他也忘不了这个“锅底”。

李杜这名字本是生长在小说这棵树上的，后来写书人得知在生活中离自己几十米就有一个叫李杜的，在隔壁一个公司里上班，不过那是个女的。这充分证明：小说跟生活如有类似，纯属巧合。

不过，你们能认得出栗子这个人吗？我不能忘记她。

一大早，歌舞团大院子里热闹得反常。清爽的阳光照耀着传达室墙上的黑板，照耀着黑板上突然出现的用彩色粉笔书写的“民间文学”。这天是星期一，于是人们一边蒙头蒙脑在乱纷纷的粉笔字里找头绪，一边猜测上个星期团里又出什么事情了。

也许发生了许许多多事情，也许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是有人闲得心慌想做个游戏。“黑板报”内容如下：

省歌舞团四大名旦：

汪维初 栗子 齐凤来 葛丽丽

莎士比亚弟子：

陈天 魏金声 封小全 达雅

风流人物数今朝：

/ / / /

黑板上沿还画了一朵很大的牡丹花，每个花瓣翻出老长像狗舌头一样显得很有力度，牡丹花周围绕着四个字：“对号进档”。

这是一份什么性质的档案呢？

“四大名旦”的分封看起来倒是全面公道——被提及姓名的这几位女演员，其实都是团里的业务骨干，只要能体会到这戏谑里边的褒扬，她们本人只会高兴用不着生气。那几位“莎士比亚”，平时不在意，现在集中到一处才发现要害：几位男男女女嗓子一个赛一个又沙又哑。

大家都看得明白，醉翁之意不在上面的赠号册封，却是在最下边的那四道斜杠之中，不善！

仿佛有个人正守在这块黑板边上，嬉笑中显出带有恶意的不逊之态：对号啊，你们一个一个都来对一对。

歌舞团的家伙们难道还在乎这些吗？平时谈笑风生习惯以风流自诩放肆无忌，歌舞团这个院子里本来就是风流人物居多，有什么奇怪。

不，那些都是假的。现在写到黑板上的可是真的。这里面犯的忌讳可太多了！有个年纪大点的，赶散了黑板前边演京戏一般“哈哈”起哄的小青年，找块抹布把这些乱七八糟一抹了事。

后来这块黑板上又如以往，谁也没有认真擦净过，但谁都往那乌涂的黑板上乱乱地写上各式各样的通告：开会排练种树，包子炒菜鸡蛋汤，工种粮票小儿预防针……偶尔还有大脑袋大嘴岔手舞脚的学龄前儿童作品。总是很乱。直到有一次，业务科长要写一份下乡演出名单，他找了个板擦擦净黑板，只有黑板下边那几个斜道擦来擦去没能擦掉……

仔细一看，原来那并不是粉笔画的，那竟然是用粉红色的油漆画上去的。

在人们都没留意的时候，栗子从天津回来了。她是用心要在团里人不注意的时候回来，不乘快车而搭了一趟晚上到达云川市的慢车。

她拖着大包小包迈进歌舞团院子，一步一使劲地上楼梯。在黑暗中她立即感觉了扑面而来的一切：那股煤油炉子、潮湿垃圾和高级洗发香波混合的气味，断断续续的小提琴和电视节目从门缝泄出的余音，走廊尽头掉了玻璃的窗户在晚风中没节奏的碰响，都给她一种难以摆脱的亲切，难以摆脱的凄凉。她栗子这么个人，一年又一年地在这个地方到底等着什么？什么叫“回来”？到这里就叫“回来”么？

可她还是回来了，千辛万苦迫不及待又思虑重重地回来了。手指头快让网兜勒断了，嗓子疼，胃也不舒服，拿钥匙转动锁子手都不听使唤，几乎用尽了最后一口气才把有些锈住的锁打开。进门以后一下子瘫坐在干硬的床板上，反正是风尘仆仆，也管不得脏不脏的。两只脚似乎仍然踏在火车车厢黏腻的地板上，在不停顿的颠簸中麻木。

太累了，天津的最后一场演出是在体育馆里，那一片轰轰嗡嗡之声此刻还在耳郭里撞来撞去，灼热的灯光烤着脸和脖子，更烤人的是四周密密包围的闪烁的人脸……

栗子回到团里以后不会跟别人吹嘘什么，但她心里有数，她栗子是完全有资格春风得意衣锦还乡的。在改革的浪潮中文艺表演团体的优胜劣汰比其他行业更为无情。相当数量的人员在组合承包中成为不折不扣的“皮球”被踢来踢去，他们必须面对现实考虑“改戏”。只有真正的“角儿”却格外发光发热，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机会。栗子早几年在西北片会演中就使邻省同行瞩目，“穴头”们一开始就把她盯住了。半年，她搭了三个班子，演遍了北方十几个城市。在天津的最后几天，又有两起子人跑到宾馆找栗子要订合同。她知道自己如果这么唱下去她就要“发”了，不是指钱。最后搭的这个班子里有几个已经出过磁带成了“星”的演员，在演出现场栗子的表演一点不比他们逊色。有时栗子获得的掌声甚至还要更长久更热烈一些。她知道观众有一种同情鼓励无名小卒的善良心地，她也确实了解自己的潜力而获得更高层次的自信。她参加“走穴”之初本来有些被动，走出来了才知道，如果不出来是多么糊涂。她能出来归根结底是他促成的。

真累，当演员真是累人，你想想，在那么大的场面中你是多少束灯光照射的目标，你是无数人全神贯注审视的对象，你表面上松弛自如实际上自始至终都得提着精神才行。面部适度的笑容，脚下不紧不慢的步子，手臂一抬，脖颈一转，那全是调动了激情和节制同时起了作用，如何不累！走马灯似的

上路，下车，奔旅馆，走台，演出，如何不累！

就这样玩命地“走穴”走了半年。按说怎么也该喘口气，在天津休息两天再上路。

半年都等过来了，但最后这两天却怎么也不愿再拖延，她心里挂念着属于“老、少、边”地区的西北小城市。想早点回来，而在一天的时间中她又选择尽量晚的时间。下了火车后天色还很亮，她在晚霞映照里盘桓许久才搭车进城。她不想碰见谁，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回团的准确时间。她嫌自己太没出息，有什么必要这么畏畏缩缩呢？可是越走近那个心之所系的大院，心里一阵阵不安，疲乏的胸膛里扑通扑通不由自主一阵心跳。她已经理不清自己了：她是在期待什么还是躲避什么？她是盼着回来还是害怕回来？她在舞台上是那么从容自信可现在是怎么了……

她的桌子有一个抽屉里锁着一本卷了角的声乐教材，这本书一张张纸都浸透了一个人的气息。回来这晚她没有打开那个抽屉是因为她实在太累了。真正累人的是思念。惴惴不安的思念对人是一种残酷的销蚀。半年时间栗子生活的内容相当丰富，奔波劳碌也好，觥筹交错也好，人和事都见识了不少。好多事情看开了就那么回事，跟人打交道多了再单纯的人也会磨出油来的，栗子不能不说是有了些长进。但她终究没能学会玩世不恭。在灯红酒绿神思飘忽的时刻，她不止一次地悟到这世界太大世上的人也多的是，但她最终没能摆脱也不愿摆脱联系着生命的一份思念。

这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思念。那又是什么？

全团大会在排练厅召开。走进排练厅之前，先得经过十几米长的一条窄过道。在这样狭小的通道并肩而行，免不了要彼此寒暄一番。

“什么时候回来的？”

“好几天了。”栗子早就想好了，要以肯定的语气给一个含糊其辞的回答。这是一个具有灵活性的回答，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具体解释。而且人家明知道其中有什么也不会再追问你。

并没有谁因为她的出现表现出什么大惊小怪，他们甚至过分平静了，好像栗子一直在团里待着根本没出去过。只有舞蹈队一个男孩子认真地招呼栗子：“栗老师，您演出回来了！”

半年的时间根本不存在，栗子的演出成绩也不存在。她参加演出的有一台节目曾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播出，并且又复播过两次，“歌坛新

星”专栏里也单独介绍过栗子。团里总会有人看到的吧？她希望得到哪怕是短短一句友好的祝贺，这样的平淡漠然多少有点不公平。不过歌舞团的人们就这脾气，他们从来不喜欢大惊小怪。这年头连出国演出都是稀松平常。

这样也挺好，她正求之不得呢。栗子找了个布景“石墩”坐下来。

她不能主动去打听，也不方便用眼光在这会场上四处寻觅，只有被动地获悉有关他的信息。以前在团里，在某些微妙的时刻，她不止一次地遇见一种眼神——并非敌意，甚至还带着些许诚恳，但却闪烁着一种非礼地探看别人隐秘的光波。今天她并没有发现这样的目光。她知道了，他此刻没在这会场上，大概也不在团里。

那么他是又接下了一部新的电视剧了，《蓝波》结束了，还有《绿岛》、《红山》？又得一集一集干下去……

半年前道别时，他曾冷静而郑重地叮嘱栗子：“走穴”的第一站西安你就不能掉以轻心，你一定要去找我的同学，他能够在西安文艺界划拉一帮人，助你一臂送你一程。要不然你势单力薄人生地不熟，叫人家一口吃了你就再也没戏唱了。“一定要找他，知道了吗？”

不知道！栗子在心里赌气。

那天他穿着新买的夹克，忽然显出一些陌生，由于连日奔忙变得疲惫的目光仍然带着淡淡的笑意。仔细看，他却并不是在微笑，嗓子也哑了：

“你别去送了。车站乱哄哄人挤人……时间太紧张了，回来再说吧……记得多保重！”

多保重，多保重，此外还有什么呢？两人在一个团相处这么多年，这次算是分别，还是互相等待的正式开始？这就要各人踏上一条船了，这个码头什么时候再回来……

他怎么没回来，他是应该回来的。就在这排练厅里他时时用“自己人”的眼神鼓励着越唱越自信的栗子。无论冬夏春秋清晨傍晚，这排练厅里淡米色的吸音板把阳光向四面八方映射成飘忽不定的光束，这里有系住亿万人心的《圣母颂》、《第九》，也有伴着这群人青春的《吆骡子》、《赶山》，还有那些被大家嘲笑为“苍蝇拍子”的制作得太小但谁也没扔了的谱架……这一切里面都有一个他。

.....

“有的同志说季团长你不要逞能，这台晚会我们弄不成，你接来干啥？”

季团长站在乐队指挥用的那个四方台子上，举着一个小笔记本抖给大家看。“我这上头记着呢，反正他上级也不能赖账，这笔款子到手咱们团可就活得滋润啦。具体数字暂不透露，我估计了一下，除了搞晚会，这后半年的奖金、独生子女费、立功营养费都有了着落，弄好了说不定还能余点儿。这样的任务咱们不接，人家京剧团、秦剧团可都等着呢！估计目前在团人员的力量，这一台我们拿得出来，节目基本定下来了……哦，小栗刚好也回来了，咱们又多一个节目！”季团长朝栗子友善地一笑，“小栗你自己报一下曲目，这次你出去有哪些歌儿是效果最好的，过两天给你安排合乐，你找你们队长联系吧……”季团长又转身找业务科长老关吩咐了几句。

后来季团长开始宣布节目单和演出人员名单：女声二重唱、双人舞、灯光、司幕……季团长念着，栗子什么也没听明白。因为刚刚她清清楚楚听季团长给业务科长交代：“今天下午就找个人去一趟枣园县，赶快把李杜给叫回来！”

他真的从深圳回来了！

在云北地区演得正红火的承包小分队也给叫回来了。

“回来了？这不是制造矛盾嘛。A角都回来了，那B角怎么办，已经排了几天，再给换下去不成？”

“才不是哪，不是因为演出。有人告了状了，他们分票子分得肆无忌惮的，弄不好还得往出退！听说文化厅要专门下个文件……”

在传达室里翻报纸闲聊天的几个人一下都伸长了耳朵，好像真有那么个文件下来了，不是扣别人的钱，而是要给自己发点钱。

竹门帘子一掀，进来的却正是承包小分队的队长魏金声。一见到魏金声本人，人们就感觉刚刚听到的新闻可靠性要打个折扣。魏金声脸上那永恒的微笑在不同时候各种场合能产生一种适时的效果：让人感到魏金声有底气，翻不了船。传达室的老姚头看魏金声来了，就去开他那个老古董木头箱子，拿出一个医药箱来：“小高她昨天走了，把这个留下了。”

“有财大家发嘛，大魏，你们干得挺来劲，也给弟兄们指一条活路嘛！”

魏金声看看发话人，和颜悦色地回答：“还用我指路？人家二队要你，你又不去，你就是一个懒，不想干活。”

都说魏金声眼尖脑子活，嘴皮子一溜跑火车。这确实，云川市如果有两

个鸡蛋，魏金声就能弄来一个。他真的给团里弄来过一个，不是鸡蛋，是招工指标，连团长都服了他。他还把房管局治下的房子搞到了一套住上，公认是全团头一份。其实他也没拿多少人民币去烧香。他哪来那么多金钱。魏金声办事情的诀窍，也就是办不成了再去跑、磨、泡，直到成功为止。这次他挑头拉了一个队演出，搞得头是头道是道，演出效果和经济效益都不错。却有多少人能知道，他找这个批贷款，找那个借乐器，跑了多少冤枉路吃过多多少少闭门羹。众人眼里的魏金声，历来都是从容不迫的。从五十年代学员转正起来的一批男男女女，现在都是四十五六的岁数，其中魏金声显得最年轻，他脸色光鲜，前额亮堂堂的，而且身手矫健，装台卸车上上下下都利索。穿一身西装，在舞场里还是翩翩一少年呢。从魏金声身上人们印证了一句俗语的正确：“巧媳妇不见老，笨婆娘满面霜。”

他不慌不忙地提上药箱走了。

这一次的不慌不忙却是假的。他很少发慌，除非为了一件事。

演出队里管药箱的小高请探亲假走了。魏金声想把药箱派给管服装的何照云。

何照云住的是旧式四合院，因为是私人房产，又不在市中心区，一直没有翻修改建。魏金声骑着车急急地往东城根赶去，快到何照云家大门口，他的动作忽然慢了下来。

只要一到了这地方，他就不由自主地变得小心翼翼。

在这条拐了一个弯的窄窄的过道里，他能走很长的工夫。真安静，好像没有人家居住似的。这里可能什么时候都不会有嘈杂的动静吧？那些油漆干落但仍然洁净完整的窗格门扇，是多乱多杂多带劲的新潮也未能触及而浸染的，宁静寂寥的阳光在砖角磨圆了的院坪上，在沉吟不语的窗户脚下一分一寸地移动。恍若隔世的感触之中，忧伤和温馨同时使人驻足流连。

住西厢房的那位老太太正在院子里，见了魏金声，淡淡地颌首致意，对一个男人来找单身居家的妇女，老太太很注意地不流露出什么不安的神色。

何照云的母亲在世的时候，对魏金声的来访热情招待，热情得魏金声几乎不好意思来了。八宝茶，红枣小米粥，塘心甜鸡蛋……一碗一碗的，你不吃了就别想站起身。老太太心里明白，像何照云这样的身份处境，在单位如果没个把人帮衬着点，事事都免不了吃亏的。但魏金声知道，老太太对他也有戒备。他知道房子里老少三代生活担子的分量。何照云的丈夫因为酒后斗

咬伤人害命“进去了”，那时何照云的儿子才五岁。现在孩子已经十几岁了，何照云没跟她丈夫离婚。

“是不是还等他？”

他本来不想提，但终于还是忍不住问了这句话。

老天爷在上，他多半是在为何照云考虑。

何照云却什么也没说。于是他觉得自己真是白活了四十多岁，多余冒傻气。于是他心甘情愿帮着她不是等待地等待，等待那个人回到这个家。这个家现在是谁的，以后是谁的他其实很清楚，反正不是他魏金声的。

你整个儿让狐狸精迷住了，贴钱贴人贴工夫贴心思……有时他脑子里那根机灵轴儿又转起来，他就想离开她吧，远点远点慢慢就远了。哪儿能啊，就跟揪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一个样。演出时只要她在后台，魏金声就被一根无形的绳索牵着，上场下乐池都格外有精神，他的一套鼓乐是越干越帅。真的，有一阶段他觉得连自己也越来越帅。他也越来越注意穿着了。“魏老师您怎么啦？不对呀！”乐队里一帮小青年哼着鼻子逼问他。大大咧咧的女提琴手“大丫”说：“您可不敢再打扮啦，小心我要看上您！”“是我老婆给打扮的。”他回答得倒一点都不怯。事实如此——因为他对自己的妻子也越来越好了。

他永远忘不了是《白毛女》带来了她。那些日子乐队天天在旧排练厅排“北风吹”，“太阳出来了”，有一群女临时工在隔壁那潮湿的房子里赶做芭蕾舞鞋，那里边就有何照云。那时候魏金声还在舞美队里，他把做鞋的材料分发给女工们的时候，她们几乎个个都想多抢到手一些，只有这个何照云在一边悄悄等着。当时他觉得这个人真老实，后来又认为也许她是更精明，无论怎样她是跟别人不大一样。那是冬天，旧楼里没暖气，舞美队房子里生一个火力不太旺的煤炉子，女工们一边干活一边咝咝哈哈。何照云坐在炉子边做鞋的时候，在膝头上摊一块浅蓝的旧围裙，这围裙的颜色映得她原来就苍白的脸色更为苍白，更漂亮也更令人怜惜。她双手干活的同时双臂尽量紧贴着身体……魏金声第二天就给她们弄来了一个大铁炉子。

后来那些临时工都辞退了，只有何照云一个人留下来。这当然是魏金声起了作用，但说良心话何照云的活计干得最令人满意。从《白毛女》以后，舞蹈队女演员都喜欢穿“何师傅”做的足尖鞋。“何师傅”后来就管服装了。团里从一般演员到团长男女老少都称她“何师傅”，这里面既有对她职业的尊

重，也有一条下意识划出的“楚河汉界”。

只有魏金声从来不叫她什么“何师傅”，这么一个人怎能用那样干巴巴的称呼。“何儿”，他不太清晰地、非正式地这么称呼她，“领工资吧，在业务科。”“何儿，指标快下来了，赶快找团长去！”他帮她转了正，将她儿子送进了艺校，评工资的时候不避嫌疑给她拉了关键的几票……要说从一开始他有什么目的，那纯粹只是为了帮她，能给她帮上忙他就高兴。后来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魏金声希望何照云多少能够表示些什么，但在初识时和后来的亲密关系中，何照云好像从来没说过“感谢”之类的话。她那默默的平静的神色，似乎在说理所当然你该帮我的，又似乎说大恩不言谢，我一这辈子都牢牢记住。魏金声始终琢磨不透她，她的魅力也许就在于这些地方。这就够了，一个男子汉能使一个弱女子过上几天舒心日子，你这个男子汉算是没有自来这世上一遭。她在你的卫护之中，她明显地依赖着你，指望着你，她像一团轻软温馨的白云，在你钢铁一般的卫护之中，她也许更柔弱却越发珍贵和可爱，你情愿顶着刀尖子扛着大车轴流血流汗！唉，这女人也够有本事够鬼的，可找着个傻卖力气的。可是乐意，有钱难买乐意啊……

敲门时他脑子乱纷纷的，他本想装出个公事公办的冷脸来，一见了何照云他的阵势便烟消云散。你看何照云，她只瞥了一眼魏金声背着的药箱，一句话没说，就接上手来，把药箱拿进里屋去了。

“其实你还是别管这个吧，服装上事情本来就够忙的！”他立刻劝她别接受这个差事。是的，他送药箱只不过是借口。他不忍心给她再加负担。

“没事儿，”何照云有点怪地看他一眼，“捎带着就干了。”

他思考应该先扯点什么别的，然后再往那件事上说。

“我姑夫他找过工商局长了，”何照云忽然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没事儿了！你们收入合法！”

“你姑夫？我怎么不知道？”他真是小吃了一惊。

“等你知道，事情就麻烦了……”何照云淡淡地说。

该怎么谢我呀？我的手段怎么样啊？往后你多听我的没错，你这个傻瓜离了我能行吗……等等等等。不，别的女人才来这一套。何照云一句废话不多说。

他很感动很高兴，越感动越高兴心里另一种东西更难平衡。何照云不言不语，这么快就替他办好了一件关系承包队命运的大事，这本来也是他近几

天最应该关心的事情。他却没再详细询问，只说了一句：“好好谢谢你姑夫，哪天你带我去看看他吧。”

“也好。要是你这几天忙不过来，有我就行了，你不去也罢了。”

是何照云担心他太忙太累，还是不方便与他同去见她姑夫？这个何照云，总是不会把话说得太透。

她轻轻地闭住了嘴唇，越是沉默那气氛就让人更没法开口了。

他本想说：你怎么回事？最近帮忙的人挺多啊？那个……那个画布景的，一副十辈子懒虫的样子，居然天天帮你装箱子，邪了门了！你怎么样……

一个大老爷们能说得出口吗？这么酸气羞了先人！人家不是在一心一意为你着想为你操心吗？可是他这两天只要一得空，就想起那家伙不声不响帮何照云招呼服装箱子的场面，那劲头不对……这念头苦恼着他，面对何照云时这苦恼就更明显了。

他没辙。走吧，大老爷们，得拿出点样子来，这时他的精明劲儿又回来了。

他慢慢把杯里的茶喝了，漫不经心似的站起来：“我得去常团长家里一趟。”

“你等等，”何照云从食品柜里取出一盒装潢精美的瓶酒，“汾曲香，前几天展销会上买的。给老爷子拿去吧。”

常团长是魏金声的上级，更重要的，是他在学员队时的老师。

他心里夸赞何照云的周到，却不动声色把酒放进挎包里。他不抬头地说“我走了”。他自知就这么走了很假很不自然。

走到门口他回头了，只回一次头，完了！

何照云正默默目送他，那双不十分大却十分深的眼睛里有什么呢？既不是忧伤，也不是欢欣，那是一种又高贵又实在又软弱又刚强的东西：认命。

你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她什么时候都不会让你心烦，让你厌倦。

魏金声忽然转过身，把房门在身后关上。

“小荃子今天回来吗？”他明知故问，她儿子在艺校住读，星期六才回家。

“今天是星期四。”

“那我先不走了！”他兴奋地说，什么“象”也不装了，一下子把挎包又放在椅子上。